

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胸滿寒疝宿食病脉證治第十

論一首 方十
脉證十條 二首

趺陽脉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按腹滿者氣病也。內經載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臟腑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問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子臟腑之外。排臟腑而郭胥脇。脹皮膚。故命曰脹。觀乎經文。知脹爲氣病。凡胸脹腹裏。雖各有畔界。要皆可以致逆成患矣。排者。排擠之。使臟腑若無所容也。郭者。充實之。以胸脇爲郭。郭也。經之形容。邪氣橫塞于腹裏。乘其空虛。盤踞之情狀。顯然也。然果何以致此乎。內經又載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臟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直邪相攻。兩氣相搏。乃

合爲脹也。然則脹者氣逆也。氣逆者爲厥氣在下也。
氣逆者寒氣也。寒氣逆上與正氣相攻搏而後失其
榮衛循行之常度。斯橫暴泛溢而爲脹滿也。此腹滿
之所由來也。然內經何以言五臟六腑皆有脹岐伯
曰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咳。肝
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噫四肢煩悶體
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中央腰牌
痛。六腑脹者。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
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灌灌冬日重感于寒。則飧
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
腹滿而氣壅。三焦脹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
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是又五臟六腑
皆可病。脹而脹病果何以定其歸着耶。內經復爲明
其歸着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
將已時。故當病氣聚于腹也。觀此知脹病必責在脾
胃。此一臟一腑實爲五臟六腑之病源。不可不于此
加意。未病者善節飲食。已病者善調脾胃。斯治脹病
之要訣也。仲景所以論脹病首辨之于趺陽脉。趺陽

病雖已而病
氣則聚之
久而大病成
矣

足陽明胃脈也。胃陽盛旺，則營衛條暢，流行無滯。而太陰之脾，亦必相附，而兼盡表裏體用之道。一輸一運，周身內外，無不充達。何有于厥氣在下，寒氣逆上，而爲脹乎？惟診之而趺陽脈微，且弦，此所以法當腹滿也。陽微則氣不足，氣不足則行而多阻。此脹之本也。兼見弦脉，弦則緊也，緊則寒氣逆上之徵也。胃陽既弱，則下陰漸起，再內而命門火衰，外而寒濕邪乘，而弦緊寒脉見于趺陽，陽明之部，其陽弱而陰強，可知矣。此所以厥逆之氣伏而在下，而陰寒之氣逆而僭上，爲脹爲滿，見于腹裏。排擠臟腑，郛郭胸膈，正氣壅閉，邪氣瀰漫滋甚也。仲景所以明其法，當腹滿無非以理決之耳。然又有腹雖不甚滿，而便難者，則內經所謂胃張者，妨于食大，便難也。食既妨入，便自艱出，上下不宜通之象也。甚且氣化不行，而小便亦有難者。仲景不耑言大便而言便難，省文也。二便艱難，兩胠必疼痛，此正脹病之真情狀也。時醫或見其脹滿，多認爲實，而惟以快利之藥下之爲當矣。不知正有說焉，仍以內經明之。內經云：凡此諸脹者，其道

任一。明知順逆。誠數不失。渴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真。真不可定。蠱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渴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是脹病雖不一。而治法維一。一者爲何。明其虛實而已。實者邪實。而或兼于熱。虛者正虛。而必本于寒。况脹滿之原。原于厥陰之氣。自下而上。未有不寒。不虛。而能成脹者也。縱有實熱之標。終不離虛寒之本。顧可悞認爲實爲熱。而混理之乎。仲景必明爲指示之曰。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非明乎虛實之義。而以神去真亡。粗工敗事。爲深戒者。烏能言簡而意該如此乎。言用溫藥。溫其寒也。而補之者。不必再言矣。所謂久塞其空。謂之良工者。平非仲景何人。足勝任愉快也乎。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按仲景遂就外證。而辨其虛實。寒熱爲脹不同。如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蓋徒爲無形之虛氣。

自非空則按之無物。何痛之有。倘挾有形之實物爲
虛。如宿食在胃。疝氣在小腹等是也。按之有物。阻碍
于臍腑之側。焉有不痛者乎。此子按之痛否。以決其
虛實之法也。然虛固正氣虛也。實亦邪氣實也。虛者
固不可下矣。實者卽遽可下乎。蓋實邪之中。亦有寒
熱。惟既實而復熱。方有可下之道。如但屬寒。則無論
爲虛爲實。俱無可下之理也。又于何辨之。仲景辨之
于舌。舌白爲寒。舌黃爲熱。腹滿而舌黃。知其人邪實
而熱盛矣。在可下之例者也。更必問其曾經下否。如
已經攻下。尙當斟酌。必舌黃而未下者。乃可下之也。
下之所以去其熱也。而黃因熱結。熱滌而黃。自除。氣
自消。脹自愈矣。此治實邪挾熱之腹滿諸法中易爲
力者也。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

○再或其人腹滿。或服下藥。或服補藥。有時減退。未幾
旋腹滿如故者。則不可作實與熱之治也。仲景明此

爲寒，見裏寒總無下法。惟有溫藥與服。虛者以溫、中補氣爲義。實者亦以溫中行氣爲義。乃治氣寒腹滿。

第一善法也。仲景特

爲標出，婆心切哉。

病者，瘈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按：脹病之虛實寒熱既已有以辨之矣。然又有虛而似實寒而似熱者，尤不可不審也。如病腹脹滿者，身體瘈而肉色黃，有似乎瘈，熱在裏之發黃也。兼以燥煩不渴，又似熱盛于上也。不知于瘈于不渴，即可辨其虛寒之甚矣。瘈者氣散而陽衰也。不渴者寒凝而陰燥也。此胸中寒氣充塞，欲成無陽陰獨之證。故見不渴不發熱而燥煩之證，明是傷寒論中陰躁之危機矣。此時急爲回陽補中，尚可援救于萬一。若再兼下利不止，則陽絕于上，陰亦脫于下矣。此必死之徵也。可不慎歟！此又辨虛實寒熱于真假之間，至微者也。

寸口脉弦者，卽脇下拘急而痛，其人嗚嗚惡寒也。

但脹滿之病又不盡因內起厥寒之氣于下也亦有外因寒濕之邪湊合爲患者亦必于脉證間辨之如診之其人寸口脈弦者知其脇下卽有拘急而痛之證。何以言之。弦卽緊也。緊卽寒邪也。于寸口上部之脉見弦。如有外感之寒襲人。而與腹裏平素厥寒之氣相雜爲患也。所以不待陽部見弦而脇下已拘急作痛。蓋表裏寒邪相固互。而其人之陽虛氣弱不待言矣。再諦之。其人必嗵嗵惡寒。寒在表故惡寒。寒在裏故脇下拘急而痛。此又脹滿病之另一因也。又不可不合表裏而辨其脉證方能兼理之不悞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噫。

按再爲明其表裏之寒。寒中于表。則謂之中寒家可也。于何辨其證。仲景爲明示之曰。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噏是也。寒邪鬱于皮膚。則營血滯而衛氣阻。精神必倦怠。筋骨必拘急。所以喜欠也。肺主皮毛。皮毛受寒。肺爲之合。外寒鬱者。內熱必生。其人所以清涕出而發熱也。若但爲外感之寒。其

波此條乃寒
中子表陽因
中寒入以
中寒二字誤
犯邪在子裏
故中景字以

寒來善欠聲

主火久氣相

引也陽過不

舒故喜欠以

泄之

涕清不濁寒

生清也肺合

皮毛故知其

寒中于表

發熱鼻癰者

經云肺氣通

手太陰肺天

爲陰東而發

當電也

內無病故色和且寒鬱于肺熱生于裏有時發洩自鼻作聲故善嘔此諸證俱爲外感寒邪者言也外感寒邪于張滿病何與以脹滿病其中亦有內外合邪者故必明辨乎外中寒之證所以爲內中寒之應也不然在傷寒論中太陽寒傷營已論之詳何乃復見于此乎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嘔不能此人肚中寒痛一云

按若夫腹裏有寒乃脹滿之根也直謂之中寒而已矣

中寒豈一朝一夕之故其人胃陽失治脾土之令不行

轉運不能給陰陽不能分下利所以爲常也其裏

之虛寒可知矣卽兼有外邪如前條欲作嘔以宣陽

氣而陰寒內甚陽氣微弱欲振拔于羣陰而稍見聲

響亦不能也如周報漢獻久削權勢雖欲虛作一令

號召豈可得乎此以知其人肚腹寒邪積之有素斯

與外感之寒互相膠結勢不可破根不可拔卽欲剪

除羣雄而王室已不可復興惟

有正邪兩敵而已可勝惜乎

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

經云臍上屬心下屬肝脾左屬肝右屬肺當於膈故轉筋古屬肺當於膈病而氣氣下行

腹脹病寒邪既合內外爲辨矣。但必合上下爲辨。以上腹也。臍以下少腹也。腹滿之寒氣自下逆上。未有不根于少腹者。故胃陽弱則責在腹。腎陽弱則又責在少腹矣。如瘦人繞臍痛者。此虛寒從下而上之明據也。瘦人血虛多熱本不易致寒冷之氣下積然瘦人肌肉單薄。風冷之寒氣易于侵襲而入。今繞臍見痛必有風冷之邪乘之。而穀氣乃不行也。穀氣胃氣胃陽若旺何至爲風冷迫處其氣不行。腎陽若旺何至爲風冷襲入。舍而不去。則其人陽虛氣弱寒邪不惟合內外交侵且欲聯上下爲一體矣。溫藥服之尚恐遲悞。况反下之乎。下之而陰寒之凝聚于下者必更衝動而逆上經。所謂厥氣在下。寒氣逆上也。即有不衝者亦必寒藥復結寒于心下作痞矣。在下繞臍既有風冷之寒。在上心間復有作痞之寒。一身上下。

此衝動者卽
類奔豚也

皆陰寒踞處陽令正氣全不能宣布流通矣焉得不
脹滿乎焉得不下墜而爲寒疝停留而有宿食哉總
由少陰陽明二陽衰弱故諸陰駭盛也主治者可不
以扶陽抑陰爲義神否泰轉移之術乎此斡旋乾坤
維持世運手也豈止醫治

一人之身淺解之道也耶

病腹滿發熱十日脉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
之

厚朴七物湯方

厚朴

半斤

甘草

三兩

大黃

三兩

大枣

十枚

枳實

五枚

桂枝

二兩

生姜

五兩

此條固是預
治之法然亦
爲有實無在
內作服者立
法也非謂凡
脈病初起皆
可用學者詳
焉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八合日三服。嘔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黃。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按論脈病至此陽虛是其本原寒逆是其正病而勾合外邪又其勢所必至于是初則正虛邪實繼則邪正俱衰甚則正日竭而邪不退減遂成胸中寒實下利不救之證非救之不早之故乎仲景乃于脈病初見端倪之時卽立一法早爲圖維其示人曰病腹滿發熱十日脉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言腹滿發熱十日則病在初起未過十日寒逆雖在下而上原有邪熱可知也所以脉得浮數浮數而發熱似外感風邪之證矣不知浮數而發熱却無頭痛項强惡風等證但見腹滿則腹裏停滯有形之物蘊窿作熱氣向外洩所以脉見浮數而證爲發熱惟其無外邪故不見中風他證也再論之飲食如故則雖有胃虛氣弱之由而未如至有妨于食之甚也未雨綢繆首在調和胃氣消泄停滯以厚朴溫中下氣爲君佐

以甘草大枣以補胃，桂枝生姜以益陽。大黃枳實以爲開破除滌，寓調胃承氣之理于其中。服法嘔者加半夏，利者卽去大黃。寒多者倍生姜，雖意在行氣，消脹而其實理胃升陽之義居多也。此爲脹病初發預治于早，蓋若是之顧慮虛寒也。脈數身熱尚如此，其沉遲而身不熱者，其急爲溫中補氣，又何待言乎。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一枚

半夏半斤

甘草一兩

大棗

十枚

粳米

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故仲景卽爲續出一法云：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正爲虛寒有積，溫補之。

中兼開行之治立法也。附子之性溫而帶走以溫爲溫，以辛爲行，佐以半夏辛燥，亦兼溫與行之用。甘草大枣煮以粳米，俱爲胃家生津益正起見，則爲脹滿顧慮虛寒者至諱切也。何世醫不遵而動用攻下，致成危殆也哉。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厚朴三物湯方

厚朴

八兩

大黃

四兩

枳實

五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一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爲度。

按仲景又出厚朴三物湯一方，云痛而閉者主之。閉者即胃脹便難之證也。前厚朴七物湯下利卽去大黃。

今二便不^止艱難。且閉塞矣。亦不得不先爲宣通。于
是仍于溫藥之中。兼破洩之治。厚朴爲君。大黃佐之。
枳實爲使。服法多煮去藥性之刻利。仍
以利卽爲度。乃治脹病權宜之法也。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大柴胡湯方

按之心下滿
痛而陷盛在
上焦之陽分
即有便閉故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半夏半升

枳實四枚

大黃二兩

當大柴胡以
兩解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五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
日三服。

卷之十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案然脹病虛寒忌輕下矣亦有正雖虛而邪方實則下之有物無殞也所以前論中仲景卽出按之痛否之法以示人虛實之故而分可下不可下之大關如按之心下滿痛者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此迨爲邪實而且挾熱者言也非謂邪實而挾寒者也仲景已叙之傷寒論中太陽篇矣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者與大柴胡湯主之宜下之而不用大承氣乃用大柴胡者正與傷寒篇中所言相符也蓋太陽表證未罷裏熱總盛必兼升散之義以爲下恐碍表寒也張病寒厥在下裏熱總盛亦必兼升散之義以爲下恐碍下寒也于邪實有熱法宜下之者其斟酌用法又如此槩可混言下之乎推此則治脹病乃不得已而爲下也非以下爲主治也明矣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前瘡病中

此註卽大柴胡
神算之
機

據此條下又續一法亦傷寒論中所載入陽明篇者。云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迨爲前論中按之痛者爲實舌黃未下者言治乎腹滿不減減不足言按之而痛舌上黃胎實而有熱原有可下之法故仲景又將傷寒論中治陽明之法移註于此然究之下其熱也非下其脹也脹之標可下脹之本不可下也亦不得已而用之法也設下之而脹大減不復脹下之誠是矣設下之而脹減不旋踵而復如故則前論中所謂此爲寒當與溫藥者也安知下非真寒上非假熱乎又在主治者詳審其脉證矣必脉見滑數證見發熱作渴且能飲水方可一下無疑也此又余之推廣仲景下法無令致悞者也。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經云陽氣由子中焦建中氣血調和百脉通

大建中湯方

蜀椒二合
去汗

乾姜四兩

人參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按實熱之邪宜從攻下矣而虛寒之法不可不卽踵明之見脹病實熱之邪可下者居其一而虛熱虛寒及實寒不可下者居其三主治者容可昧哉于是仲景示人虛寒之治曰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此所謂實寒之證故首言不當下而當溫也况虛熱乎况虛寒乎此證歷舉其實邪上逆痛嘔阻格飲食衝起之物有形有質至于痛不可觸按之愈不可奈矣若以實邪按之痛卽爲可下未有不快悞者仲景爲出大建中湯一法主以蜀椒佐以甘草

使以人參實寒之治理昭然，除溫補之外，更無除寒
洩實之別法。更且食糜溫覆，極盡其內外扶陽益正
之意，則溫中正所以除寒而補氣正所以洩脹也。
以視悞下而虛者益虛，寒者益寒，工拙何等乎。

腸下偏痛發熱，其脉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

附子湯

大黃附子湯方

經云肝主司

泄閑竅子兩

陰脇下偏痛

大黃三兩

附子三枚

細辛二兩

而便閉其脈
蒸弦者乃肝
家寒熱之邪
結不通也。故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人煮取二
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用大黃附子
細辛等寒熱
證而邪實太甚者。如前條所云。滿逆大痛。更且便閉

按仲景既止溫補以爲除寒洩實之法。猶恐有實寒之

並以和之

此發熱或有
形之物積于
腸胃而皮膚
熱作故在可
下之例未必
爲假熱之症
再參之

上下痞塞無可奈何又不得滌蕩其實邪起見矣然
欲復其實邪又益其寒邪兩者何可得兼乎仲景又
出一法云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此寒也以溫藥下
之宜大黃附子湯言脇下偏痛是腹脹滿而又有偏
痛之處在脇下也脇下則近于少腹下之爲順矣又
發熱乃浮熱之上越者診之脉緊弦不見滑數熱
非真熱徇假熱也真熱而實宜下假熱而實則實寒
也實寒顧可下乎然邪太實又不得不下無已以溫
藥下實寒之邪溫藥附子細辛是也所以治寒也下
藥大黃是也所以下實也實寒二邪分治之道並行
而不悖也此非造化在手者孰能參酌如此至當乎
不過用溫藥下之如此法而已猶必強人方可全用
之弱人服勿盡劑可知矣此又在下實寒脹病中見
斟酌不輕攻下之旨也則凡率
意妄下者觀此可以廢然返耳

寒氣厥逆赤圓主之

赤圓方

茯苓四兩

半夏四兩泡一
方用桂

烏頭二兩
炮

細辛半錢至一錢

右六味末之，內真朱爲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爲度。

惟弱人不必盡劑之意或以可用此溫而行之多服，效則可減矣，則亦無須于溫藥爲下矣。

仲景終恐人于脈病意在攻下，不肯遽溫補也。於是又出一方云：寒氣厥逆，赤圓主之。方用茯苓、半夏爲君，意在燥土益胃以安逆氣也。佐以烏頭、細辛以辛溫之性，行實寒之積，而欲上衝者更飲酒以助其溫和流行之力。是以溫藥行氣除寒，補胃制逆。于方見見服病之始，凡厥氣在下，欲動寒氣逆上已見者，俱早用爲固救也。又豈必脈病既成而後求此和平之劑乎？蓋此方固爲正治。然早服之，收功未然，反不見

寒疝

曲突徙薪之勸也。若至實寒之邪大盛，則正虛者大建中湯，邪實者大黃附子湯二方，直從急治。乃李鄧再造之功也。不比此志廣才疎之文信公矣。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爲寒疝。寒疝，邊臍痛苦，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烏頭煎方

烏頭

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咬咀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

日再服

持寒者亦無病也與質薄同爲厥氣在下。寒氣逆上之氣南奔之邊不一經所謂胸脇腹裏各有畔界也。而為腎下而為心痛再下亡。喪滿再下爲寒。而為病。頭目頸者也。長伸景言寒病即于腹痛病中可之。如其人腹或腹痛不晦也。痛診之脉弦而緊者。東垣人平子下正陽人平子中也。蓋腹痛而見浮數等耳。皆有挾熱之理。腹痛而得弦緊之脈必爲因寒之疾也。身卽景申引此緊之故曰弦則衛氣不行。卽經寒緊則不欲重按浮取之而得亦緊脉也。而在浮則爲弦浮。反得此知有外感之寒邪與內寒相雜。故衛氣爲寒束鬱而歸阻不行矣。凡人一身之氣無論在表在裏皆以衛氣之行爲行。日有常度。不遲不速。熱則病于行速。寒則病于行遲。今言衛氣不行。非不行。行遲之故也。衛氣行遲無氣不行遲而在表之氣固有阻礙。在裏之氣能無格滯乎。此氣之所以因外寒而結聚也。于沉取而得緊。緊與弦無二。在沉得之。

白津必出于腋以下或屬道中出自津亦作寒論

則爲緊沉屬裏緊爲寒。腹裏寒盛見于脉。則胃陽不治而脾土亦失溫燥之令。飲食何由得速爲腐化而易飢思食乎。此又平素陽虛陰盛。積寒在裏。以召外寒夾雜于表裏而爲患者也。表裏之寒邪既盛。而正陽與之相搏。寒邪從下起。結聚于至陰之分。而寒疝成矣。寒疝既成。伏于少腹。邊臍痛苦發止。有時發則白津出。津似汗非汗也。此汗本下部虛寒。陰邪逼迫外越。故以白津二字形容之理至微也。及陰寒積久而發。四肢厥冷。脉得沉緊。何非寒厥之氣爲害也耶。余前言浮弦沉緊。卽本乎此也。仲景示人以大烏頭煎主之。烏頭辛熱逐寒邪。開陰閉陽。用見功。單刀直入。竟趨虎穴。此取效之最逤捷者也。惟恐燥烈傷陰。故于服法。又分弱強人。並申一日不可再服之戒。何非期臻至善之法乎。

寒疝腹中痛乃脇痛裏急者當歸生姜羊肉湯主之。

當歸

三兩

生姜

五兩

羊肉

一斤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於是仲景因寒疝之治必用辛熱又恐猛烈之性傷及陰分復生他變也更立以陰藥補陽之一法亦猶前論腹滿以溫藥爲下法之理也溫藥可以下實邪而不傷陽則推之於藥可以行溫補而不傷陰俱達權于通經之內者也如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姜羊肉湯主之必其人固是陽微亦且陰弱烏頭一味辛熱難用轉爲另立一法以散固沴之寒子腫陰之所蓄其腹脹之痛俱由寒疝逆衝所致再見裏急寒盛而陽且無矣主以當歸引陽藥入陰分血海中生姜多用蓋以羊肉散寒溫裏而全不見燥烈寒多更倍生姜胃陽虛而嘔逆者加橘皮白朮以理之一方而陰陽兼善上下悉安之治也前烏頭煎

方治陽獨虛者也。此方治陽虛而陰亦弱者也。主治者所當神明其用于臨時也。

手足爲脾土之本末不仁者寒客中焦內無陽氣以溫之也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

右一味以蜜二升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卽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爲中病。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炙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剉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古今二方皆內治其寒邪者，如有內外合邪爲寒疝證，則表裏俱寒，陽衰陰獨，久將成無陽之證矣。仲景又立內外兼治之法，如寒疝腹中痛，逆冷俱內寒也，手足不仁，身疼，瘡瘍兼外寒矣，灸刺諸藥不能治之，得其括辟，蓋多剉外治其寒而遺其內治也。諸藥內治其寒，而遺其外治也，凡所以俱不能治之，抵當也。仲景爲立表裏兼治一了百當之法，爲烏頭桂枝湯，方以烏頭溫中除寒治內，以桂枝湯升陽驅邪治外，服之不知，齊漸加熱者，如醉狀，陽氣得升，必發越而上，仲景言得吐，寫中病吐亦發散陰邪之法也。使極下，極寒之邪毒以高越而吐之時，身必微汗出，陽達而立散矣，所以不用發汗者，正恐內外陰寒更發。

汗以亡其陽必致大悞也所以用桂枝湯治寒邪犯傷寒論中固衛閉邪之禁而反立取神效也蓋傷寒病內無寒却有表鬱而生之內熱故不取于固衛閉邪以益其內熱茲內外一味寒邪內服烏頭之辛熱溫而且行外有桂枝之升陽驅而帶補又豈可與傷寒論傷寒病不用桂枝同日語乎醫中神理仲景獨能心得一條有一條之妙義不容牽混而妄議之此世醫之所以見仲景之書茫然莫解尊而不信信而不好率謂其難用也非難用也以其不能用故耳如此數方何一非神妙不可思憶者乎而知之者恐鮮矣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數弦者當下其寒脉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按

移山爲熱症
則爲寒症
相更宜其滿
乃上外也下
之而得自
汗者發於
仲尼以正
小者陽人
陰人法
其脉按之不
移胃中邪實
塞無通處

腹滿病與寒痛知爲一氣所成之病矣。腹滿實熱之邪盛者有可下之義矣。卽實寒之邪，實盛者亦有溫藥下之之法矣。寒痛病亦有可下之說乎？仲景更爲明之曰：其脈數而緊，數者熱也。緊者寒也。此寒熱雜合而成之病也。乃其緊之狀有如弓弦者，按之至于不移，則寒邪在內，因格閉阻已甚，非開破之不足以令正氣得行，而正陽得達也。則此脉得之于寒病，亦有可下之機矣。然徒爲緊如弓弦者，未定可下也。必兼見數知爲寒，無脉合法，當宣通言當下其寒，而熱不待言矣。此寒痼病中，可下之診也。再有脉緊大而遲者，仲景言其必心下堅，蓋緊者寒也。大者卽滑也。滑爲數之甚，而又往來有力者也。卽前條脉數而緊之別見者也。然不惟緊而大也。而且兼見遲。是三脉合爲一證也。必緊大于浮中取而遲，又在沉取之，也是緊爲寒，大爲熱，寒熱雜合于中部，而遲爲寒，厥之氣，陽伏于下部也。此所以其人下有寒痛，而心下又見堅實，寒塞之證也。心下既堅，知爲寒熱雜合之，那則雖有寒痛，在于沉取而見遲脉，亦在可下之列。

矣。仲景又爲明浮中兩取，得脈大而緊之旨。曰：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心，下陽分也。有寒邪，痞塞于中，卽按之，鞭痛如傷寒論中痞證也。此爲陽分之中，有陰寒之邪，必當下其寒邪，而陽分始清也。以此觀之，則前言脈數而緊弦狀如弓弦，亦必在浮中二部診之，而見其沉取亦必遲而緊也。明矣。仲景于此證言，當下其寒，正因寒雜于中部之熱，乃寒厥之氣上逆所成。下其寒邪，而中部之陽分得消，而所摻攬結團之熱，亦皆開散。非由上作汗而外越，卽由下二便而洩矣。此下法。仲景言其治而不中方者，何以示後人乎？蓋其證非一，不可立法也。請更申明仲景之意。此邪在心下，則有瀉心諸方；傷寒論中，列之詳矣。此邪在腹裏，則腹滿病中諸方；厚朴七物、三物大柴胡湯、大黃附子湯，又列之詳矣。是在主治者審諦其邪，在何所，又當明其寒多熱少，熱多寒少，熱虛寒實，寒虛熱實，而後可于諸方中選用之也。豈可混立一法，以概之乎？然余追溯其意，則必非諸承氣湯及抵當湯丸等方，可以下之。甚確矣。下有寒病，而上有心

病者則先檢用瀉心諸方以治其上有寒症而中爲腹水者則先檢用脹病諸方以治其中而後寒症可徐圖也此仲景言下之大經大法人所不能推明者也余指出之其心亦可告無愧于仲景也乎試以此條再申言之于腹滿病中中有寒熱雜合之邪其脉數與繁更見于關部如弓弦按之不移亦在當下也再如其脉緊而大大而遲三診合見于關部又在當下地而其下之之法亦不外于厚朴七物三物大柴胡大黃附子等方亦准在虛實寒熱多寡盛衰處斟酌用之而已故寒病與腹滿原爲異出同源之病即可。以病異法同之理該之故仲景以此一段結兩證蓋可以分言之可以合言之可以耑治之可以兼治之俱各得而不相違者也其言誠深切也哉

附方

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

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方見上

後人因仲景未出方。附外臺烏頭湯一方。註云。治寒痛。腹中絞痛。脈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令人陰縮。手足厥逆。即烏頭煎仲景之原法也。據註。陰縮手足厥逆二證爲陽衰陰獨之故無疑。在腹滿寒疝中。原可以檢用也。然凡下寒厥。而上有寒熱雜合之邪者。又當變通也。即陽衰而陰亦弱者。亦宜顧慮也。前俱言之詳也。

外臺柴胡桂枝湯方。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

四兩

黃芩

一兩半

人參

一兩半

芍藥

一兩半

桂枝

一兩半

生姜

一兩半

甘草

一兩半

半夏

二合半

大棗

六枚半

右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又附壘柴胡桂枝湯一方。註云治心腹卒中痛者亦可爲腹滿病有寒熱雜合之邪者主治也。其法仲景亦曾言之于傷寒論中治太陽病而後人移于此傷寒論又云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証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蓋因治心下支結而移于此爲治法也。然必寒熱雜合而且表裏兼證方可檢用也。以此佐仲景大柴胡湯之不逮也。寒熱雜合熱邪盛而應下裏者則篇中所載大柴胡湯也。寒熱雜合寒邪在而應解表者則此柴胡桂枝湯是也。又即烏頭桂枝湯之義而分寒熱之挾不可有表帶而挾內寒者烏頭桂枝湯證也有表寒而挾內熱者柴胡桂枝湯證也。正與傷寒論所言較同耳。故亦當附列以備酌用也。以柴胡桂枝生姜升麻透表入裏半夏甘草大棗補中開鬱黃芩芍藥治寒中有熱雜合此表裏兩證寒熱兼除之法也。

外臺走馬湯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

巴豆

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

二枚

右二味以綿纏搘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老小量之通治飛尸鬼擊病

此方似亦以溫黃下之之義

據又附外臺走馬湯一方註云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方用巴豆杏仁皆爲辛溫有毒之物以云開破陰寒閉塞之氣爲卒中寒邪于心腹痛滿難支從急治也然一建中湯烏頭煎二方已脩急治之理也此方未免而不純未足當仲景立法必期盡善之旨也姑存之以備參考可耳且末註云通治飛尸鬼擊病亦不過神乎其說見扶陽抑陰之意而上語怪非醫理之正不敢置解

問曰人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

(宿食)

寸口浮大者
內有邪阻陽

不入裏但浮

于外鶴按之

反濱者邪清

于中味道不利

也只中濱

者中州閉寒

陽氣根于下

反濱尺中亦微而濱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大承氣湯方

見前症病中

按宿食者。食物病也。飲食入胃。精輸于臟腑。氣行于榮衛。何有。病者。胃陽虛。脾氣弱。臟腑表裏之間。一腐化遲。一斡旋疎慢。而食物遂停蓄。積聚爲患。故食物本以養人。而且可以病人也。再者復有恣意飲啜。漫無禁制。生冷肥甘。一切有害脾胃之物。用之惟恐不及。今胃中晝夜常時。壅碍痞塞。中和之氣不能流通。津液之生不足調治。于是輸於脾者亦少。正氣其脾家非太燥而傷陰。即太濕而傷陽。轉運之職亦不能自效矣。是又因食而致病。因病而愈。積食皆宿食病之所由成也。仲景叔之腹滿寒痛之後者。見胃陽虧腐化水穀之司。不可使少有衰敗。以致後天之生。意不謬。脾胃爲我滿水穀之根。不可使少有停滯。以致積聚日深。莫教滯育深藏于日腹之愆也。乃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

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卽仲景所言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之脉也。此乃肺真臟脉見不可治之證也。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僵。令人嗜甘。○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原經千金云。時盜汗。飲食已。吐其汁。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臣億等校諸本

旋復花湯皆同。

物。肝中風者。頭目瞤。風陽邪上炎。合肝木。內風動。則頭目瞤。謂合股量而言也。兩脇痛。肝氣侈張也。行常僵筋骨屬肝。風邪入肝。而筋骨拘急。不能伸舒也。今人嗜甘。肝木侮土。不勝。而求助于味。故嗜甘也。風

爲木邪。肝亦木屬。以木邪合木氣。而動搖必在於上。
頭目瞞之本也。屈曲必苦於下。脇痛之本也。且外耗
其經隧之營血。內傷其胃土之真氣。此行常偃。而人
嗜甘之本也。○肝中寒者。兩臂不舉。筋骨得寒邪。必
拘縮不伸也。舌本燥。寒鬱而內熱生也。喜太息。胸中
痛者。肝爲寒鬱。則條達之令失。而胸膈格阻。氣不流
暢也。不得轉側者。兩脇病。滿急。輒轉不安也。食則吐
而汗出。肝木侮土。厥陰之寒。侵胃。胃不受食。食已則
吐。如傷寒論中厥陰病所云也。汗出者。胃之津液爲
肝邪所乘。侵逼外越也。此俱肝臟外感之證也。○肝
死臟者。卽內經所云死肝脉來也。經云死肝脉來。急
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弱。按之
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之脉也。此乃肝真臟脉見。不可
治之證也。○肝着者。風寒濕合邪。如癰病之義也。
癰在分肉。則爲之癰。癰在血分。則爲之血癰。癰在肉
則爲之胸痈。以氣邪而凝固其血。內着于肝。則爲之
肝着也。着者。中於物而不散。附于物而不去。之義也。
其人常欲蹈者。肝臟有邪住着。而胸脇鬱悶。格塞喜

踴躍以振動之也。又其人先未成肝着時，但欲飲熱
肝爲厥陰之臟，寒溫挾風而入。又皆陰邪，以陰邪結
陰分，胃中逼近而覺其寒冷，思得熱飲以溫之也。仲
景於此出一方云：旋覆花湯主之。以輕清旋運之品
爲驅邪散着之治佐之藥，以通陽絳以和血而肝着
可愈也。蓋風寒中肺中肝，皆有治在傷寒論中不必
復贅，故單言肝者一方以示人也。

肺臟不言着者于肺痺已言之矣。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卽嘔吐。○心中
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狀，刺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譬如蠱注，其脈浮者，自吐乃愈。○心傷者，其人勞倦，卽
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白煩，發熱，當臍跳。其脉弦，此
爲心藏傷所致也。○心死藏浮之實如丸豆，按之益躁。
經方心病則生此悲則心系五臟六腑皆搖則真氣動而涕出

肝爲吳

心爲君主之

全圖書卷之三

三

官哭則魂懼。
不安者將相
苟變也。肝藏
魂爲將軍也。

藏魄爲相

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陽氣衰者爲狂。疾者死。○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

目合欲眠者。心病則敗也。皆虛均無精。氣上妄于目矣。風火兩端生。皆升發故也。心火發熱。則胃火交熾。干上焦。心中饑。食入卽吐。之本也。壯火食氣。氣耗神疲。而力亦倦。不能起。之本也。心火與胃火交熾。干上焦。心中饑。食入卽吐。之本也。○心中寒者。其人苦心病。如噉蒜狀。寒邪客于脂膜。而血凝氣滯。如辛物之嘈雜于心也。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前胸。脾心痛證中。已言之也。譬如虫在心。陽氣所宅。有寒邪在內。清雜。如虫之注。綿綿不已也。診之。而其脈沉。則寒入之深。必藥治之。其脈浮者。邪人之淺。陽氣不久。擁邪而上越。故云自吐乃愈也。

治內後治外或先治外後治內之法也此分治之法也再不然更當于舊病篇中求其併一之法又合治之法也師不能盡言故此下不出方在人貴通體會之而已矣苟刻舟求劍者遇此則茫然矣安能起師于九原而問之乎

趺陽屬胃胃司土令其脉以緩爲正今反微弦弦爲厥陰之木象土中木犯脾胃不舒腹必脹滿病法當然也治以益土平肝溫劑散寒爲主此卽經云弦則爲寒故也再者厥陰肝木與太陰脾土兩者羣生于臍右界相連木邪所以易于犯土也更有同是胃脈微弦嘔而不滿者土中雖具木犯之勢胃病無形亦當指也病蓋便難肚痛等症非在脾胃之地界也肝病之所以便難者肝主司泄開竅于兩陰病則司泄次也兩胠疼痛者肝胆耑主人身之側氣血寒凝不通也此皆肝經之病態而卽犯胃之所以上而厥附之邪又自少陰生焉此卽地氣上升之象以爲生

也故排

而

郭胸

所謂排臟腑者

腑腑異名病

非一

之

處

高低各有界址

言其毫無混雜也。郭胸

脇者

之

系逆于上

卽爲浮越于表

勢若郭充之態

不得鬱

之

而止也

然部位已明

臟腑雖悉欲平斯疾

又當究

之

所起之因

如黃帝又問

脈者焉生何因而

有是也

之

日衛氣之在人身也

常然並脈循分肉

行有順逆

之

云陽相隨乃得

天和五臟更始

四時循序

五穀乃化

之

屬腑充和

何脈之有哉

若厥氣在下陰中

陽弱

榮氣

留止寒氣逆上

正邪相攻兩氣相搏結而

不散則

脈為

則知寒氣之逆

是卽病脈之根源也

子脹

分臟腑乃辨證之分途

亦非致病之根蒂

若岐伯所云

飲食不節

之流飽則傷脾

飢則傷胃中州氣

弱陰寒偏盛

腹脹

之原無外

于是焉

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第十一

論二首

方二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濁涕肺死臟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五臟風寒者外感之氣病也內經云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于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時可湯慰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人舍于肺弗治肺卽傳之肝弗治肝傳之脾弗治脾傳之腎弗治腎傳之心弗治滿十日法當死此與仲景所言同源而各岐其流者也內經所言者過博之邪也仲景所言者直中之邪也言過傳者則以侮其所不勝之臟見病言直中者則各因其所感以爲病而已矣然風寒之感人也仲景既著傷寒論論之詳矣其傳經之次第亦與內經所言別何又于金匱重言之而意旨各不同又如此不知此仲景論雜病於金匱中所以並列爲各臟

各病而殊無牽引傳致之義。大判于傷寒之爲病一邪而可遍及于臟腑。故叙其證之已成與證之已敗。俾業醫者見此。外證知證在何臟。于何臟求之。所傷何邪。于何邪治之。何臟已死。于何脉决之。于分病中立。分辨證脈之法。非如傷寒論于一病中立。分辨證脈之法也。此所以既不同于內經之文。復不同于傷寒論之說。而自成一假神理也。試就所言而逐段鉉釋之。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肺主氣。氣鬱而熱。則津消。口燥氣鬱而逆。則息奔而喘也。身運而重。氣不流暢。斯身運而重也。冒而腫脹。氣不行。則冒氣不周通。則腫脹也。風爲陽邪。氣亦屬陽。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陰虧矣。此口燥之本也。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陽浮矣。此喘冒之本也。且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平日之裏陽虛。衛氣弱可知矣。此身重腫脹之本也。○肺中寒者。吐濁涕。肺主皮毛。寒客于表。而肺受約束。闔而不開。濁涕之所以心吐。而始快也。此俱肺臟外感之證也。○肺死臟者。即內經所云。死肺脉來也。經云。死肺

皮肉是風
熱在表之應

目屬火爲風
氣通乎火以
目爲肝之開
竅焉謂動也
短氣風熱上
壅則氣促

可以補
緩也

趺陽脈浮而濶浮則胃氣強滯則小便數浮濶相搏大
便則堅其脾爲約麻子仁圓主之

麻子仁圓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一斤
大黃一升
厚朴一斤
杏仁一斤

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飲服十九日三以知爲
度飲服十九日以米飲湯

按脾中風者會合於火脾爲溫土風邪入而尅之土燥
而熱斯發也正如韓人者亦風陽邪擾其陰分之象

也。瘦中煩重，脾屬裏有邪入而干之，斯內覺煩重也。
史曰：調潤而無氣者，脾矣。其運用之功，來風邪之寇，
調潤風氣，短氣氣粗也。脾爲太陰，風爲陽邪，陽邪耗
陰，此發熱而平如醉人之本也。陰耗則煩，土滯則重。
此腹中頑重之本也。又愈以乘所不勝，土愈以畏其所侮，此皮目調潤短氣之本也。○脾死藏者，卽內經
所云，脾死脈來也。經云，死脾脈來，銳堅如鳥之喙，如
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卽仲景所言浮
之大堅。按之，覆杯潔潔狀如搖之脉也。此乃脾真藏
脉見，不可治之證也。○脾藏所以不叙中寒者，于傷
寒論中，太陰直中之寒，在經在臟俱有耑論矣，故不
復贅。林億等謂前亂非也，猶之乎有胸痺，而肺藏無
複詞也。然肝有肝著，心有癲狂，脾有脾約，可並叙之。
趺陽脈浮而濤浮，則胃氣虛濤，則小便數，浮數相搏，
大便則堅，其脾爲約。此仲景爲脾約家明其大義也。
說已見于傷寒論中，再摘余註意而釋之於此。趺陽
者，胃脈之會也。見浮，胃中之陽盛可知。見澀，脾中之
陰虛可知。脾胃表裏相關之證也。逼汗于外者，此也。

迫小便之數者亦此也。浮盛之胃熱與濕虛之脾陰相搏，則津液日耗。大便必難，其脾燥而不能運，遂約省所出，漸至于無。此仲景主之以麻仁丸，以潤燥和脾爲義也。主以麻仁潤燥滑腸，杏仁厚朴下氣寬中，芍藥收陰行血，枳實破堅。大黃推積無非爲胃家。溴其盛而實之邪？則脾家之真陰可存不致立渴而已。

○腎臟中風中寒，俱不列者，亦見于傷寒論。少陰病中更不復贅，亦非林億等所謂簡亂也。獨詳腎着一證，亦猶肝着脾約。

西廬遺稿
令身重
身勞汗出，
案未勝太陽
經氣以衛表
也

苓木湯主之。

腎着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表一作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姜苓木湯主之。

甘草乾姜大苓白朮湯方

甘草

白朮各二兩

乾姜

茯苓

各四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卽溫

○腎着之爲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腎着亦猶肝着而着于腎也腎陽虛而陰寒濕之邪住着于此體重腰冷如坐水中腰體陰寒而陽氣凝滯也形如水狀皮膚浮腫也反不渴內濕浸淫也小便自利飲食如故正氣上下尙行消如常可以救治也仲景明其病屬下焦腎藏有寒邪而下焦俱寒冷如水無陽氣足以敷布而溫緩之也此由于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而得汗隨勞發濕隨汗斂久久

經云背皆爲陽陽中之陽心也。又云五臟之系皆繫于背故心痛微背

脾上屬心脾下屬腎脾主肺當歸屬肺當歸屬脾經界昭然也跳在肺猶小點子在脾上心內小腸相表裏上爲火之子母病

其有不能吐爲法以吐之則又屢言之矣。○心傷者有邪氣以傷之也。如風寒是也。此外感氣之邪也。然又有七情以內傷之。卽經云愁憂恐懼則傷心。又云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此內傷七情之故也。仲景更言七傷于虛勞病中。可謂該盡矣。其人遇勞倦。卽頭面赤。心虛陰不足。動則火生。而外見于色也。下重者心氣虛歟。如有物墜繫之也。心中痛而自煩。發熱心氣虛。而邪氣易干。則痛。心陰虛。而邪火易發。則煩而發熱也。當躋跳者。心氣虛。水邪欲動。而上犯。當躋跳。卽欲發奔豚之機也。診之其脈弦。弦者如揭長革末梢肝脉也。心脉則累累如貫珠。如循琅玕。今變圓爲長。變滑利爲遲直。是心陰受弊。而心神有憾也。故仲景言其爲心臟已傷所致也。必心臟傷。而後見此證。何不稱爲同之乎。而必俟死。臟脉來耶。○心死藏者。門內經所云。死心脈來也。經云。死脉浮之實。如丸丸。按之益躁疾之脉也。此乃心真臟脉。見不可治之道也。仲景又曰。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

及子而有是
症也。昔云非
厥其孰當在
脾下矣。疑以
腎氣凌心上
能制水不得
反距于胃脾

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
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
陽氣衰者爲狂。此就心病之癲狂二者言之也。五臟
皆易受外邪。獨心臟外邪難於得入。惟在神志之間。
感動而生病者居多。故不同于肺肝脾腎俱有外邪
內附之證。如肺之胸痺。肝腎之着。脾之約是也。雖脾
之約與渾着不同。而胃陽之移注于脾。脾陰不足以
勝之。其邪遂在脾而約脾。亦同爲脾病特有寒熱之
不同耳。今心臟爲君主之官。固非外邪可以輕干。或
有外邪干之者。立不支矣。故不得有別成一病。延久
而待治者。至于事之觸而有所拂。情之動而有所驚。
則心臟自獨成一神志之證。而餘四臟亦無其證焉。
蓋心有知之物也。故有知之邪足以傷之。肺肝脾腎
無知之物也。故有知之邪不足以傷之。此一定不易
之理也。所以心之見病。祇爲癲狂。而仲景附見于心
死臟脈之下。內經云。帝曰。有病如心狂者。此病安生
岐伯曰。生于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
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又帝曰。人生

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並居，故令子發爲癲疾也。是狂癲二證。一出于抑鬱，一出于驚恐。皆心臟神明之官受病之因也。內經云：子在母腹多驚，此爲生而帶癲病者言也。其長大而後之癲，自是卒遇驚恐之事而成，並無關於胎疾也。明矣。二病之初起也，必無故而邪哭。魂魄之間，若有物使之不安者，不知非怪異也。乃已身之血氣少也。此血氣少，非少于他臟，乃少于心臟。故言屬之心也。心臟血氣既少，則心虛矣。心虛神怯，其人必多恐懼，合目瞑眠，若拘謹憂縮之象也。眠時夢遠，行而精神難長，心臟神心中血氣虛，神不安其舍，而精神恍惚，明昧如將離散也。理魄妄行，肺藏魄，陰之精也。肝藏魂，陽之精也。合而言之，則神也。三者各異其名，而無二物也。神不安，而魂魄俱與神飄忽來去，妄行焉不已也。此所以發爲癲狂二疾，皆心病所由見也。媾也，然齋任以心有各得之，故陰氣衰者，正陰衰而邪氣盛也。媾乃不識，不知之狀，陰邪凝閉，而靈明之。

寒寒矣故爲顛陽氣衰者亦正陽衰而邪陽亢也狂乃如鬼如神之代陽邪暴發而禮讓之意絕矣故爲任仲景敘心臟風寒而並反此二證見雖非六氣之偶犯却因七情之忽投與風寒同一感受之邪使人子論列之餘而得其大旨也並不出方者自有耑詳之書不能于統論臟腑各病中槩及之耳余考內經治狂之法岐伯云奪其食則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爲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其治癲狂二疾見于內經者則靈樞癲狂篇言鍼刺最詳應細考之並採用後世方書合于仲景而無悖于內經者在主治得其人耳仲景于此總論中又何能盡其情變哉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脾死藏浮之大堅按之如覆杯潔潔狀如搖者死臣億等計五臟各有中風中寒今脾只載中風腎中風中寒俱不載者以古文簡亂極多去古既遠無文無有也翕翕發熱與

何云潔潔如
覆杯之內空

也。小腸有熱者必痔。小腸熱卽膀胱熱也。中下三焦陰陽而二證見也。六腑之因莫不根于五臟。而獨胃腑又爲五臟六腑之總司。因二陽下受陽明之流注。師特舉此二腑以明之。見二腑之病雖分屬而實關中焦。中焦之腑雖別屬而實根于陽明。可知五臟六腑有分言之必詳者。有合觀之必確者。有聯貫通會之必如一者。何非業醫者所當究心者乎。此仲景所以于五臟風寒積聚病中。畧言其大槩。以示人因端求委。由博返約而已。如謂此仲景數行之書。便是該而且盡也。則是未博而求約。未知端而欲得委。將流于鹵莽滅裂。而不自知者矣。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

按臟腑積聚病者。內傷之氣病也。經云。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

藏積有蓄者
陰之氣而不
移也動積無
着所者神主
動而流走也

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慨慨
生經寒腫寒則血脈凝滯血脉凝滯則寒上入于腸
胃人子陽胃乃強張張眼則陽外之汁沫迫聚不得
散日以成積此言積之生于寒邪內客者也又曰卒
多食飲則陽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
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
溢則侵血陽胃之絡傷則脉溢于腸外有寒汁沫與
血相搏而結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此言積之生
于血溢于內者也又曰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
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大繩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
裏而不能津液清決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此言積
之生于外感寒邪內傷暴怒者也生積之故多端大
約此三者可以統該而言之而內經又分屬之五臟
以言積經云黃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
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
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是五臟致積之由
見于經文者如此然積又不止于五臟也且臟之內
非可容積之地積不過積于臟之外而已矣至于六

虛邪者不正之風邪也

腑之聚義同于積亦不必定聚于腑中與臟同一理也。但臟積有定着之病。腑聚無定着之病。于此遂分臟腑積聚焉。何也。臟陰也。邪入而與臟氣相依着似有根維于其間。腑陽也。邪入而自成一片段。惟附近于腑而不相係屬。蓋積聚俱爲陰寒之邪。與臟氣相親。以類與腑氣相別而配。此亦陰陽一。定之理也。故內經又言積成之始末。與所留停之處。經云。蹇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浙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責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糞。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此言積之成于外受虛邪。內傳漸深。留而不去。客于募原。稽留息止。而致

患也。又曰：或者經脈或着絡脈或着經脈或着輸脈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督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此言臟腑之外募原之間筋脈之中無處不可以成積也。又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絡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灌注濯濯有音有寒則痺張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于陽明之經則挾脢而居泡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飽食安飢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脉者觸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于督筋至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善于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此言積之無在無不在而不可以執一而求者也觀經之言積之由成與夫成後積之所駐斯可與言仲景之論臟腑積聚矣仲景乃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病有積有聚有

陰寒不散日積月深腰下令而且痛氣血亦爲之停
阻不行矣。腰重如帶五千錢形容腎家寒邪重者之
象如繪也。主之以甘姜苓术湯無非燥土
以散寒之治服之腰中卽溫而著者除矣。

腎死臟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按腎死臟者卽內經所云腎死脈來也。經云死腎脈來
發如奪索碎粹如彈石曰腎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堅
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之脉也。此乃腎真臟脈
見不可治之證也。右五臟各有分紋雖不足以盡雜
病之情變而從此觸類引伸亦可得無盡之法也。如
必求一病一方如後世之方書則又不可與言仲景
其飲上池
之水矣。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
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卽遺溺失便其氣

三焦竭部卽
三焦竭之類
也

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仲景于是更言三焦之病氣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
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
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上焦如霧竭者如霧之氣
化不足也上焦之氣化爲津液而注於中焦然實中
焦之氣升舉于上焦而如霧之氣方充滿而能化故
師曰上焦受中焦氣中焦氣不和則陽虛氣弱先
不能腐化水穀飲食入胃停留者多宿食之氣痞塞
于中焦上焦胸膈亦不舒快而噫氣常見矣噫氣亦
氣之格逆者求通順不得遂噫而出也再有下焦竭
卽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下焦如瀆水血
停聚之所也亦賴中焦升降其陰陽陽不致沉陷陰
又不使固滯而啓閉順其自然二便方以時行
如下焦竭是下焦之陽氣竭也遂致二便不禁制而
自下虛寒之甚者也師言其氣不和無陽陰獨何和
之有師又言不須治久則愈者非聽其淺脫不爲援
救也言不須治其下焦但理其中焦可也然升其陽

因其滑補其氣。止其洩。久之陽足于中焦。而下焦之中焦是圖。而從下焦爲治。茫無下手處矣。且搘樞而運中。焦實上下。二焦之關紐。治上治下。不如理中。者非胃陽與胃氣乎。究之胃氣亦胃陽所生。胃陽皆腎陽所培而已。蓋後天一畫。卽先天一畫。陽無二陽也。孰謂非天地人物之各正性命者哉。蓋先天一畫坎中之一也。後天一畫艮上之一也。其實皆乾之一也。能使坎艮陰中之陽。自全其乾體斯大年。可以坐享矣。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鶯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多驚瘓。有熱者。必痔。

督鳴也。其性
就水從無屎
結便溏者如

之

按上條爲中焦陽虛者言也。又有中焦陰虛者。師又爲
問者以門之肺曰。然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熱在中
焦者則爲聚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此
三焦陰虛乃邪熱之證也。三焦陽府本從火化原貴
少火之生氣不貴壯火之食氣熱在上焦肺金清肅
之氣不行故爲欬爲痿也。熱在中焦陽明內實矣。故
爲堅熱在下焦血室膀胱陰陽不分矣。故尿血而爲
淋爲秘不通然何非陽明之陽亢而津枯遂致上焚
下燔疎其熏灼乎。蓋三焦之火即命門之火也。命門
之火即腎水中所藏也。土厚水深此火溫中健土。生
意綿綿矣。惟其水淺而火發于命門。惟其土薄而津
耗于中脘于此求拔本寒源之旨。則得津即腎水無
二物也是。故少陰之陰即太陰之陰而太陰之陰以
陰濟陽明之陽斯小陰之水能以水護命門之火也。
此陰陽交濟而水火方不能相射也乎。遂更及于六
腑中之大小腸大腸寒者多驚瘡腸寒則胃寒也。小
腸寒者其人下重小腸寒即命門寒也。中下二焦陽
衰而二證見也。大腸有熱者便腸垢大腸熱即胃熱

也。小腸有熱者必痔，小腸熱卽膀胱熱也。中下三焦
陰陽而二證見也。六腑之因莫不根于五臟而獨胃
腑又爲五臟六腑之總司。因二陽下受陽明之流注。
師特舉此二腑以明之。見二腸之病雖分屬而實關
中焦。中焦之腑雖別屬而實根于陽明。可知五臟六
腑有分言之必詳者。有合觀之必確者。有聯貫通會
之必如一者。何非業醫者所當究心者乎。此仲景所
以于五臟風寒積聚病中。畧言其大槩。以示人因端
求委。由博返約而已。如謂此仲景數行之書。便是該
而且盡也。則是未博而求約。未知端而欲得委。將流
于鹵莽滅裂。而不自知者矣。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
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

按：臟腑積聚病者。內傷之氣病也。經云黃帝曰：積之始
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

藏積有荷處
陰虛而不能
移也。則積無
著者，得主
動而流走也。

成積也。扁帝曰：其或積寒而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悵悵生經，寒經寒則血凝，凝則濁，則寒上入于陽，胃入于陽，胃則張，張則張，則陽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此言積之生于寒邪，內客者也。又曰：卒多食飲，則陽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訛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陽後生，陽生之絡傷，則脉溢于陽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滿經，舌乾聚不得散，而積成矣。此言積之生于血，溢于內者也。又曰：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恐，利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滯矣，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此言積之生于外感寒邪，內傷怒者也。生積之故，多端大約，此三者可以統該而言之，而內經又分屬之五臟，以言積經云。黃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是五臟致積之由，見于經文者如此。然積又不止于五臟也，且臟之內非可容積之地，積不過積于臟之外而已矣。至于六

正不邪者風也

腑之聚義同于積亦不必定聚于腑中與臟同一理也。但臟積有定着之病，腑聚無定着之病。于此遂分臟腑積聚焉何也？臟陰也，邪入而與臟氣相依着似有根維于其間，腑陽也，邪入而自成一片，惟附近于腑而不相係屬，蓋積聚俱爲陰寒之邪。與臟氣相親以類與腑氣相別而配此亦陰陽一定之理也。故內經又言積成之始末，與所留停之處。經云：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浙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在經之時，酒漸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責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穢，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此言積之成于外，受虛邪，內傳漸深，留而不去，客于募原，稽留息止，而致

患也。又曰：或着經脈，或着絡脈，或着經脈，或着輸脈，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督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此言臟腑之外募原之間，筋脈之中，無處不可以成積也。又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止，積而止之，設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灌注，濯濯有音，有寒則瞞張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于陽明之經，則挾膿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病，飢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痛居外連于緩筋，飽食安飢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脉者，擗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于督筋至陽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于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無在，而不可，以就一而求者也，觀經之言，積之由成，與夫成後積之所駐，斯可與言仲景之論，臟腑積聚矣。仲景乃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病有積有聚，有

經言之。二謂之本。如此者大穀也。後人改爲榮達。並養亦改爲榮又訛爲榮。皆誤矣也。

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者，穀病也。終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經但言積，而師必判積聚爲二分屬之。戰勝者以別其名義，示人易爲辨晰也。就其依着于戰者名之曰積，見病堅定則深也。就其附近于腑者名之曰聚，見病流動則淺也。故積則終不移，以有所係屬也。聚則展轉痛而可移，以自成一片段也。若夫積聚何以成，與夫積聚何以爲治。師則自嘗明言也。蓋經已言其所由成矣。上受乎風雨，寒暑之虛邪，下受乎清濕之陰邪。中傷于喜怒之不節。經云三部之氣各傷異類，皆致積之大原也。至其治法，經亦言之。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毋逆天時，是謂至治。師又安得盡出汗牛充棟之方書與此無窮之積聚相比屬而言治法乎。是在讀仲景書者，察其所痛，知積聚之在何所，而法與病遇，則其應可知也。有餘之邪當瀉，不足之正當補。瀉以除積，補聚也。補以勝，積制聚也。天時春夏則宜發越，以升其陽，而陰寒之壅塞自開。天時秋冬，則宜溫和，以理其

陰而氣血之宣通自利積聚非一朝一夕之故。治法亦無小效。近功之圖慎不可快意一刻。欲速不達。悞施攻下。狂瀉莫迴則又安可與言仲景臟腑積聚之旨也乎。

穀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穀氣。

師又言穀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穀氣。穀氣卽經所謂肥氣也。經云。肝脉急甚者爲惡言。卽譖語也。微急爲肥氣。在脇下。如覆杯。卽穀氣也。穀氣。本胃氣。何以病在脇下。則肝木盛。胃土衰。木有邪積。故盛土受木制。故衰。胃中飲食不能腐化。是穀氣也。而肝下之積。因之。腹脹。卽肥氣也。按之則飲食消積。雖不減而腹脹減。故曰愈及再飲食。積雖未加。而腹脹。加故曰復發。是此路卜之邪。乃因飲食之加減。以爲加減者也。卽經所謂喜怒不節。而忿怒傷肝。其氣上逆。而或奇也。蓋厥陰之邪。必侮于陽明。在傷寒雜病中。無處不然也。前已屢言之。此又其一端。故肥氣卽穀氣。是一賊一賊公共之積。而其實依着于肝臟。而附

素越人亦言
在臟爲積在
腑爲聚詳五
十五難

近于胃腑者乎。依着于臟，故不減。附近于腑，故有消長。師治舉此一端，以爲凡臟積府聚，示其標的耳。越人推言五積，在肝曰肥氣，在心曰伏梁，在肺曰息貴，在脾曰痞氣，在腎曰奔脈，亦不過因內經之言，而分屬之。與仲景所言無異理。但仲景則就其中分別臟腑，以見病邪之深淺，又復就穀氣一邪，以該其餘，而臟積腑聚俱可識其端倪矣。不然何獨言氣于膈下，豈簡亂不存如林億等所言者乎。

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脉出左，積在左，脉出右，積在右，脉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④師又爲明診諸積之大法曰，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

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脉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蓋脈來細者急也，急卽緊也。緊卽寒也。積之成原，因于寒。散脈未有不以寒見者。附骨者沉也。沉而緊，因寒而積之可驗者也。歷舉其脈見之所以決其受病之處，卽經所謂察其所痛以知其應之法也。而其沉緊之中，乘數乘遲爲有力之滑，大爲無力之微滿，則有餘不足，補瀉之俱當于大法者，可推矣。主治者詳于人之病情，自善乎。上順天時之至治。仲景不能盡言，吾欲就有道而折衷之也久矣。

痰飲欬嗽病證并治第十二

論一首

方十

原證廿一條

九首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

按痰飲病者。痰爲物化之病。而飲爲物不化之病也。飲食入胃。胃中陽盛氣足。則俱爲正氣。正血灌滋臟腑。敷通營衛矣。何有子痰飲。瘀飲者。胃陽不足以腐消脾氣。不足以旋運。而痰飲成矣。痰卽食物也。入胃而胃冷。不足以消之。斯化爲痰。飲卽水也。入胃而脾濕不足以輸之。斯留爲飲。二邪雖常相附而居。而其實所因各異。皆應責之。以脾胃虛寒。俾有用之飲食。成爲害之痰飲。善養生者。何致若是之倒行逆施乎。內經言飲而不及于痰。言痰自仲景始。已有痰病之說。列于傷寒論中。復合痰飲而言之于金匱。細考其文。

究以飲爲主。而以痰爲附論。可見痰卽食物。雖爲病而不必蕩除。但能腐化水穀。在痰不必耑治。而自減。飲爲水邪。有留伏則最難驅逐。勢必分名辨證。在水必有耑治而後安。此二病合論中。又宜存分晰之見。不容混其義焉。仲景乃設爲問答。以明之間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此痰飲之存于腸胃。痰與飲合。成之邪也。其人素盛。故能飲啜。然肥盛于外者。中陽必弱。中氣必虛。以致脾胃之正氣漸衰。飲食之腐化運行者。漸失其常。而盛者斯漸瘦矣。于是飲食所入。俱大半爲痰飲。溷雜于腸胃之間。上下流注。瀝瀝聲響。名之曰痰飲。知其在腸胃爲患也。此證之淺者也。

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

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此有飲無痰。水流注于脇下。獨成之水邪也。其人渴而飲水太猛。水

肝主司泄開竅于兩全又主行身之側
肝虛水積謂之懸飲者以汗胆爲清淨之腑不與諸腑交通無出無入但懸于此而不去也

不全歸于腸胃因溢散于腸胃之外膜原之間惟膚下與腸胃相近故卽存注于此既不屬之臟腑又不歸于腸胃獨成一窩窠如孤軍懸處于僻遠之地攻伐之所不能逮及此由厥陰之陽微弱不能使邪隨氣升舉消散故名之曰懸飲知其在脇下爲患也此證之較深者也

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

溢飲

拘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飲原由胃注小腸由小腸注膀胱此一定水逆行之道路也今不歸胃腸受納不由膀胱沛洩而流行于四肢必土失其防而泛濶地上斯四肢之內俱爲水邪所浸淫也脾屬四肢濕土受邪不能運氣而使之消反以運水而使之溢則脾土固失令矣其人中下二焦陽氣豈散處烏何有之鄉乎于是水邪潤處陽氣不振卽云當汗出而散其濕亦不能矣肢體風寒使之也故當取汗而

可愈謂之虛
飲者水無土
制泛濫中原
矣

寒濕侵沒必爲疾重此由命門火衰脾土不治而木
得縱其狂濶擾害稼穡名之曰溢飲知其在胸身爲
患此證之又較重者也

欬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支飲

支飲以其結
在臟腑支系
之間過近心
臟爲患故爲
病較重詳見
後註

欬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欬逆者水氣在胸膈上衝也。倚息短氣濕氣阻隔陰寒滯塞之象也。不得卧上逆之甚者也。其形如腫陽浮而弱陰盛而凝。將使三焦上下之陽俱沉淪于水濕浸淫之中。而軀殼內外俱爲固沴陰寒之邪。不可驅除矣。此由其人內外陽氣全衰裏不能運消表亦不能宣散。必終有濡首之凶矣。名之曰支飲此知表裏兼受其患此證之最重者也。仲景就痰飲中分爲四證層層剝入。如繭絲牛毛循求方得由淺及深由裏達外。由一處而散見于周身。由一勺而瀰漫爲江海。苟能思患而預防之。何至遽爲淪沒乎。大抵陰寒之邪漸不可長。履霜堅冰易嚴其戒仲景不憚歷舉以示人。本肺主氣爲水之上源分支

答。肺而通調
者也。氣

虛則水聚

肺不虛分派

之故焉。支派

者肝土司泄

脾分清濁。肝

提漫便之類

今既不能分

疏各布則聚

于支系膜原

之間矣。故曰

支飲

水在心下而

堅葉等水能

剋火而心畏

也。木在肺而徵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

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腸下支滿，噦而

痛。○水在腎，心下悸。

〔案〕師又爲就其五臟以明水邪。見痰飲之爲害，亦同于積聚無在無不在也。如水在心者，心下必堅如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正氣爲水邪阻隔使然也。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正津爲水邪格而不上，反見咽乾口燥，而欲飲水也。水在脾，少氣身重，脾以濕土受水，以益其濕，運旋之令不行，氣覺其弱，而身覺其憊矣。水在肝，脇下支滿，噦而痛，支滿脇痛，卽懸飲之證。噦而痛者，厥逆之氣隨噦上衝而作痛也。水在腎，心下悸，那悔不勝直犯天君。水邪之最逆者也。五臟各可以有水邪如此，然五臟之邪，必問之。脾之失燥，必問之。

詳且盡也。人自不察，師乎何尤。

飲水津化涎

沫而內液枯

也

木在脾而身

重脾不制水

溫勝則重焉

胃。胃。陽。之。不。足。必。問。之。命。門。是。握。要。在。胃。而。奠。極。者。
在。腎。此。水。邪。所。由。聚。散。之。大。關。也。乎。于。此。無。事。而。持。
養。之。有。素。有。病。而。治。理。之。得。方。雖。偶。有。痰。飲。自。去。而。
不。留。何。有。子。留。飲。有。留。飲。者。必。內。培。之。失。宜。而。醫。難。
之。無。當。也。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水在肝協支
滿而嘔痛者
肝主人身之
溼滿則水積
于此也少陽
爲樞位居上
下之中嘔則
氣道不通因
平支滿則痛
矣
水在腎而心

按 師又爲明留飲之證。如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心下陽分飲之得留。陽衰可知。陽衰必惡寒。況留飲在心下。而胸膈之間。陽氣俱不能升布矣。因之背亦惡寒。覺冷如掌大。着于背而不散。其實乃飲留于心下不散也。背爲太陽。在易爲艮止之象。一身皆動。背獨常靜。靜處陰邪常客之。所以風寒自外入。多中于背。而陰寒自內生。亦多踞于背。由于艮上之一陽衰弱無力。故艮下之陰凝滯有象。用易之君子見此證而不知扶陽抑陰也。不可與言易。且不可與言醫也。

擇者水盛有
餘心預恐其
上凌也

心爲陽中之
陽其陰在背
脊第五椎心
下留飲則心

寒氣不外達
則背寒如掌
大青言令只
在本腑所也

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輒已。

一作轉甚

(按)再有留飲脇下者。脇下痛必引缺盆。少陽之經行兩側。肝膽受邪。陰寒上升。掣引作痛。及于肩臂也。欬嗽氣升。則陽升陰寒凝聚滯作痛者。欬嗽振動。而痛暫息。亦陽散陰盛。厥陰少陽之間。水邪陰沴。非壯陽壯氣無除邪。

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脉沉者。有留飲。

附中爲胃家。
卷又有胸中留飲者。肺膈至高。陽氣所聚。何至留飲。留之上部四肢。飲者陽氣不充也。故其人正氣爲水邪所逼迫。正津爲理土之本。未敢留于斯處。則水邪所留。則爲水邪所逼迫。正津溼溼。四肢痛遂。脉遂見沉矣。此留飲較脇下痛引缺盆者又深且。

盛俱陽漸衰。陰漸盛氣漸不行。水漸無制之象也。右二證同爲留飲。而分深淺輕重不同如此。苟施治得法。留者尚可去。爲其顯居露處。藥力可以滌蕩之也。再久而失理。留者入而愈深。自成窩巢。盤踞居之。留飲竟爲伏飲矣。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瞞。必有伏飲。

按仲景又爲明伏飲之患。如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瞞。必有伏飲。留飲在內。雖爲病。而病不過在飲。論飲不致肆出爲害。若久而且深。其邪根維于陰阻之中。遂致變動于軀殼之內。膈上病痰滿喘欬吐。有伏飲以爲之根本。其氣逆而上衝也。發則寒熱交作。邪正相搏。陰陽互爭之故也。背痛腰疼。陰盛而凝。背乃太陽所行之道。道路阻礙不通。故痛疼也。目泣自出。上實下虛。爲水

諸症皆伏飲
內寒逼陽在外之候

逆之邪逼而出也。其人振振身瞶而劇陽虛憎寒，則振振陰氣外逼，則身瞶而劇，莫非伏飲存于中。陰邪盛于裏，遂將成無陽陰獨之證也。及此而預識之，猶可爲桑榆之收功。再延悞而漫長焉，愈不可爲矣。留伏二飲爲患如此。主治者寧可不早辨之脉證，而急圖之乎？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脈偏弦者飲也。

按仲景必爲詳示之。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此留飲之所以得留者，本以虛爲之基，是先已築留伏飲之基矣。兼以食少飲多，脾胃之正氣正陽，消歇不振，可審也。水焉得不停心下乎？食少則脾濕失運也。飲多則胃熱亡津也。飲入而無救于渴，祇爲停蓄之邪而已。

心下陽分。豈水邪可停留之地。甚者必上犯心主。以水尅火于密勿之內。乃至危之機。傷寒論中已言之。其微者亦能阻隔正氣。今氣不通順。而水邪愈能稽阻其宣導矣。雖但見短氣而久亦爲害不淺也。其證如此。再診其脉以辨之。如脉兩手俱弦者。寒也。寒在何處。寒在中也。中卽裏也。裏陽衰而陰寒盛。此水邪留伏之本病也。其原于大下後。不爲溫補。故裏虛而易致外邪之相侵也。人身裏如城府宮中虛無人。蓋賊窺于外。狐鼠踞于內矣。再診之。偏弦者飲也。乃飲所注而爲留爲伏之所也。此仍于仲景論積聚之脉。明其說。雙弦者。脈兩出也。彼言積在中央。可知此乃寒在中央也。彼言脈出左。積在左。脉出右。積在右。可知此飲之爲左爲右也。言雙弦之寒爲飲。本病之所原。言偏弦之飲爲飲。標病之所居。仲景之示人。可謂之至者矣。

愾切詳明

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

此脈有飲而

脈不強以飲

在上之故也

下文其脈平

三字以承較

滿之氣而沉

脈則沉緊此

所云爲支飲

無肺之喘不

也

支飲亦喘不能卧加短氣其脈平也。

○遂並支飲之脉證而並問之支飲之證亦喘而兼不能卧矣若肺飲而非伏留之支飲則但吐涎沫飲水而已肺飲無短氣而支飲則欬逆倚息氣短並見此支飲之留伏于心肺之間胸膈之上有似于肺飲而實輕重深淺俱不同也再辨之于脉其脉反平平者不弦也若爲肺飲上以候上焉得不浮而弦之脉見乎今其脉平而不弦必浮取中取俱不弦也然則沉取之必弦緊可審矣仲景言其脉反平爲中取之而

之留伏于胸膈者乎支飲之爲病較餘三飲爲甚以近于心肺勢處至逼也再由留而伏心肺之間支飲伏焉寧不百怪俱見他變雜還而至者耶仲景言其病之當而其本肺飲卽心肺間之支飲也言不弦弦脉爲病尙淺不弦則必見沉緊而爲病至深矣惟但苦喘短氣似飲原則至劇也

辨證由脈靜
細可思

言也。至于沉者有留飲之脉早已言之于胸中有留飲之條也可見此肺飲不弦及支飲亦喘二條爲支飲之留伏胸膈者言其病至深重也以見不同于肺飲之淺邪也人孰能于言脉不弦言脉平而識先賢之奧旨哉飲之爲證爲脉次第言盡而後及于治法請先就痰飲以明之。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痰生于胃寒飲存于脾濕溫藥者補胃陽燥脾土兼擅其長之劑也。言和之則不耑事溫補卽有行消之品亦槩其例義于溫藥之中。方謂之和之而不可謂之補之益之也。蓋痰飲之邪因虛而成而痰亦實物必少有開導總不出溫藥和之四字其法盡矣。言攻下者固非耑言溫補者亦不達和之二字之理也。仲景之言一字千金不能易者也。試論仲景次第治四飲之法。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术甘湯主之。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方

茯苓

四兩

桂枝

三兩

白术

三兩

甘草

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术甘湯主之此痰飲之在胃而痞塞阻礙及于胸脇甚至支系亦苦滿而上下氣行愈不能利清陽之氣不通眩暈隨之矣此雖痰飲之邪未嘗離胃而病氣所侵已如斯矣主之以苓桂术甘湯燥土升陽導水補胃化痰驅飲之第一法也胃寒痰生胃緩則痰消也脾濕飲餽胃燥則飲祛也可以得此方之大義用之諸飲亦無不行矣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湯主之

方見上

腎氣丸亦主之

方見婦人雜病中

按卽其人兼短氣之證。不耑以痰飲論而可以支飲論之。然導水之外無治水之法也。亦主之以前方可見。支飲亦可治也。以此法又爲利小便而不傷于強迫。其小便亦爲第一法也。仲景又主之以腎氣丸。以附桂入六味滋腎藥中。益火之源。以烘煖中焦之陽。使胃利于消。而脾快于運。不治水而飲自無能留伏之患。是治痰飲以升胃陽。燥脾土爲第一義。而于命門加火。又爲第一義之先務也。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一升
煮取半升去滓

何云甘遂甘草性相反也

今並用者二
羹相攻飲乃
自排滿而去
也蜜能解毒
故用之誌傳

芍藥 五枚

甘草 如指大一枚
炙一本作无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
取八合頓服之

是法俱本王道爲治亦德禮之道齊矣若夫頑梗之
徒有不率教化者何以處之仲景又出一法如病者
脉伏爲水邪所塞洞氣血不能通故脉反伏而不見
也其人欲自利利反快水流濕而就下以下爲暫洩
其勢故暫安適也然旋利而心下續堅滿此水邪有
根蒂以繩繫之不可以順其下利之勢而爲削減也
故曰此爲留飲欲去故也蓋陰寒之氣立其基水飲
之邪成其穴非開破導利之不可也主之以甘遂半
夏湯甘遂以驅邪爲義半夏以開破爲功而俱兼燥
土益陽之治桂以芍藥收陰甘草益胃更用蜜半升
和藥汁引入陰分陰邪留伏之處而經理之八合頓
服求其一洩無餘也此乃刑政之用足以匡德禮之

不逮也。况仍不失其本意乎。此仲景之治痰飲也。然
凡飲之留于腸胃之間者。苟不致于別立稟穴。皆可
順其勢而
利之矣。

脉浮而細滑。傷飲。○脉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脉沉
而弦者。懸飲。內痛。○病懸飲者。十束湯主之。

十束湯方

芫花

熬

甘遂

大戟

各等分

右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束。十枚取八合。
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
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之後。糜粥自養。

(按)

再爲明懸飲之證。脈與治法。脈浮而細滑。傷飲脉浮而細。卽弦也。兼滑。飲中有痰也。此痰飲之脉也。但在胃則不浮矣。浮必不在胃也。如于左右見者。卽前言偏弦之脉也。知非痰飲之在腸胃。而爲懸飲之在腸下也。又有脉弦者。懸飲也。兼數者。挾熱也。仲景何以反言寒飲飲。自寒而挾者。自熱也。所留之飲。爲陰寒之水邪。水邪旣留。濕上甚爲熱。寒水與濕熱相攜。遂成寒熱雜合之候。證矣。冬天寒。從熱治。而妨于脉數之溫熱。夏天暑。從寒治。而妨于陰寒之水邪。故言冬夏難治也。仲景于治積聚中。常言勿逆天和矣。時令之氣。與病邪原相消長也。水飲亦積聚之一端。復于此言冬夏難治。可因之而推四時。皆有難治之。故又必皆有乘時易治之理矣。苟非知天知人者。何足以明于此哉。况寒熱雜合之邪。治寒妨熱。治熱妨寒。原有難治之道。不必定在天時。主治者于此。容昧乎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之法乎。凡病皆有寒熱雜合之邪。亦皆有寒熱雜合之治。觸在腸下。近于厥陰少陽。更爲陰陽寒熱進退往來。必由之所。其成寒熱雜合之邪。

證更易是非于二經求寒熱雜合之治。將茫然無下手處也。于何求之。誠求之于傷寒論中。少陽厥陰二篇升降和解之義大明矣。知此難治者庶乎未必難治也。雖傷寒論中所言者外感而懸飲係內傷。苟能明治藏腑相連寒熱摻和之法。而脇下之邪自有開破之方矣。此俱仲景言懸飲在脇下之奧旨。千古無人勘破者也。遂明言懸飲之脉證。脉沉而弦者。懸飲內痛。前言浮爲懸飲在脇。今又言沉爲懸飲在脇。何也。前言脈浮。連而細滑。作一句讀。浮而細者弦也。浮細而滑者弦之數也。此于關部之中。取候之也。卽所言寒熱雜合之水邪。在脇下也。此言沉而弦者。沉取亦見弦也。飲之根繫于脇下少深者也。此于關部之沉取候之也。推之前言肺飲不弦。乃于寸部中浮取不弦也。肺飲于寸候之。浮取應弦不弦。則無飲。然却有飲。是浮取不得。中取沉取必得也。故知其非肺飲而爲支飲也。今懸飲之脉。浮取浮細。中取細滑者。診法也。中取細滑。沉取沉弦者。又一診法也。俱就脈之邪。結有淺深。故脉之浮中沉三候。分應之也。沉

取既弦則邪之深伏脇下必欬唾引痛前已言之可
知此脈三條俱爲懸飲言診法也。遂出懸飲治法一
則病懸飲者十枣湯主之。懸飲之在脇下自成一巢
穴。如孤軍獨立非單刀直入之將入虎穴而求虎子。
不足以破其險阻也。芫花甘遂大戟嵒主逐水去濕
直達水飲窠囊之處取效甚捷。和以杏肉令不傷胃。
治水之嵒劑正所以攻協下屈曲之邪至當不易也。
服法斟酌強羸人快後養以糜粥皆全胃氣也。此仲
景治懸飲之一法不盡者應于傷寒論中少陽厥
陰二經求治法也。仲景已論于傷寒故不復及。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

之。

大青龍湯方

麻黃

六兩去節

桂枝

二兩去皮

甘草

二兩炙

杏仁

四十箇
去皮尖

生姜

三兩

大枣

十二枚

石膏

如雞子
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

去節
三兩

芍藥

三兩

五味子

半升

乾姜

三兩

甘草

三兩
炙

細辛

三兩

桂枝

三兩
去皮

半夏

半夏
湯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

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溢飲之治則何如，仲景言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飲既泛溢于四肢，身體疼重，非由二重可以宣導矣。得汗而皮毛所出之汗無非水邪。以風勝濕之義也。大青龍本行水之神，用以驅治水邪，與雲致雨使陽無所鬱而氣暢，陰無所凝而水消，方解在傷寒論中，已詳之矣。服後忌汗多。汗多則助濕，溫粉之使皮膚乾燥，又以燥勝濕之理也。至小青龍之用，又全以燥土除濕為義矣。大抵溢飲之證，未有不兼風寒之外邪者。風寒多濕少者，大青龍可用也。濕多而風寒少者，小青龍湯可用也。俱于傷寒論中備載其說，主治溢飲者。

尤當參觀而求明焉。

腹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脉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本防已湯主之，虛者卽愈。實者，當參照前文。

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木防已湯方

木防已三兩 石膏十二枚 桂枝二兩 雞子大四兩 人參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已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已一兩 桂枝各二兩 人參

芒硝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

再服微利。則愈。

按支飲之治則何如。飲何以名爲支。支飲之爲證。何以獨重于別飲也。可聞其說乎。蓋支飲者。不在胸中。不在心下。不在脇下。而自立一窠穴也。窠穴在何處。其在支乎。支者。臟腑雜聲貫通之系統也。在傷寒邪不結胸。又不作痞。獨成一證。謂之支結。亦此理也。此支既爲系統。何處容飲。不知系統亦有膜原。此飲卽以募原爲其橐橐。而溷處其際。不惟使臟腑之正氣不能充周。且隨系統而流注其寒濕之邪。于臟腑之間。爲害不至大乎。况其地分卽肺。所以行氣之系。脾所以輸精之絡也。此而有邪。上焦已塞。中焦已滯。焉得不致逆倚息短氣。不得卧。諸證俱見乎。更將藉此系統行氣輸精者。遂行輸水邪于周身矣。其形如腫。真腫尚在皮膚。此如腫則在分肉之間。輕絡之內矣。較之皮膚尤深而且奧也。此邪所踞。乃至要之所行。乃至深之道。故此地飲證爲患獨大而切。此支飲之名。所以揭出三證之後也。千古以來。言支飲支結者。

總不實指其邪之所在。何以能如經言。察其所痛。而知其應乎。今謬表出之。不知有當否。請以經絡彙編之說。質之。經絡彙編云。手厥陰心包絡經。一名心主。即膻中也。總一經而各異其名耳。其形質在心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與橫膜相連。而黃脂裹者心也。其脂膜之外。細筋膜如線。與心肺相連者。心包絡也。然包絡非止于心。聯絡而包之已也。其實一脂膜羅膈。相聯與脾之大絡。腹內之脂膜。遍徹腔中。統繫于脊。臟腑藉此以相聯。臟腑之氣血。即藉此以相貫。既係于脊。則臟腑與軀殼相聯。必借此。臟腑之氣血。與軀殼相灌。亦必借此。則包絡實臟腑之總司也。有名有形。所謂無形者非也。其經之脉。起于胸中。出屬心下。上包絡。由是下膈。絡于三焦之上。腕中。腕。其支者。自屬心。包上循胸。出腋。下腋。觀此。則支飲之邪。所寄之城。可明矣。其支飲之得名。即以其經脈之支者。又可知也。故余言之系統。即彙編所云。脂膜羅膈也。余言肺行氣之系。肺輸精之絡。即彙編所云。臟腑軀殼俱借此相通貫氣血也。復就其支脈之起于胸。下于心。

下之包絡而得支飲之名。然則支飲非客于心包絡。將奚托乎。以此知傷寒之支結亦結于此而已。此證之所以獨深而且迫也。平支飲之窠穴既得可以行征伐之令矣。仲景爲出治支飲之法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病堅而色黧黑。其脉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之不愈。木防已湯主之。虛者卽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言膈間而羅膈之上。脂膜之間爲邪之所在。更可明矣。近于肺而逆。故喘滿迫于心而滯。故病堅。胸膈留陰濕之邪。陽氣不能數達。故面色黧黑。寒濕之氣合飲邪。伏留于上部陽爲所鬱。故脈沉內伏。陰寒故脈沉而且緊。證脉一一相符爲支飲無疑也。雖飲在胸膈可以湧越而脂膜之中立有窠穴。非吐可盡。其邪所以不愈。主之以木防已湯以防已除濕逐水爲君。以石膏清熱利水爲佐。以桂枝升陽益胃。入參補氣調津爲主治之主治。使邪去而正不傷。且使正旺而邪可自去。誠治支飲不易之法也。虛者邪氣微。可以得湯飲除而愈。實者邪氣盛。飲除之不盡。三日

後聚則復發而不愈。前方去石膏加茯苓芒硝。耑力
破堅逐水，添益勁旅，直擣深穴。破寇安良，收功可必。
後方用石膏恐其羣衆辛溫風燥之藥近心而心
惡熱，故用以鎮靜其君主，不致擾亂。方可勦披庭之
賊，且濕久鬱其上，共爲熱亦必用辛涼以解散爲驅
逐也。不然水濕陰寒逼處胸膈，豈滋用寒涼乎。不知
熱因寒用，有妙道焉。謹表出仲景之意，使天下後世
遵信之勿疑可矣。後方去石膏加茯苓芒硝，以其既
散復聚則有堅定之物，留作包裹矣。芒硝鹹寒，破堅
走大，而仍遠于心惡之熱，以代石膏，恐其以堅投堅，
而不破，故以柔投堅而即破也。非仲景孰能于近心
之處用遠熱之法，治寒濕之邪。若此之神妙者乎。後
學慎勿輕言。

能讀仲景哉。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澤瀉湯方

澤瀉 五兩

白朮 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厚朴大黃湯方

厚朴 一尺

大黃 六兩

枳實 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枣瀉肺湯主之。

方見肺癆中

按仲景又言心下有支飲其人苦胃眩澤瀉湯主之。心下與膈間俱支飲留伏之所愈知爲心包絡矣。胃眩者風木之病不知水濕之氣逆衝而陽氣不能宣達亦能胃眩也。澤瀉利水白朮燥土水土平則地寧而

天清矣。又有支飲而胸滿者，實邪也。飲有何實？飲之所生必裏痰涎。涎久爲窩囊，所以爲有形之邪。以厚朴大黃湯主之。以治實邪爲有物無殞之義也。又有支飲不得息者，卽喘息不得卧之證也。葶藶大棗湯主之。爲耑逐上部胸膈水飲立法也。二法一並水飲痰涎而下之。一耑就水飲而祛之。主治者視諸其脈沉弦甚與不甚，其證心下堅痞不堅痞。再詳察其正氣虛實。身形強羸擇而用之。不拘于法。方可謂善遵守仲景者。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
千金云：小半夏加茯苓湯。

小半夏湯方
半夏 一升 生姜 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按又有嘔家似非飲病然嘔者多渴嘔而不渴必心下有支飲也雖其餘他病未必耑屬之飲而卽此一病則支飲必他病中之兼有者也他證爲何應詳之別求其治法至于所兼見之支飲則可以兼嘔而治之也主之以小半夏湯半夏燥土開氣生姜溫中散寒心下支飲可以愈而嘔可以止乎蓋嘔而不渴之嘔爲心下水邪逆衝開之逐之溫之散之而其邪可息也此就嘔家言之亦他證也不耑飲邪爲患而兼治之法如此可類推于無盡焉飲病耑見者耑治之兼見者兼治之務在不出仲景範圍而已矣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已椒蘚黃圓主之。

防已 椒目 萸蘚 大黃圓方

防已

椒目

萸蘚

葵

大黃

各一
兩

向云一丸疑
誤略病酌加
爲安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按又有幾渴口舌乾燥者此腸間有水氣留伏也已椒
薑黃丸主之防已芩蘆除邪逐水散目燥土溫中大
黃滌蕩藥熱服法日三丸仍漸增及口中有津液而
渴不止加芒硝殆爲濕上甚爲熱熱甚瘀而結兼有
積聚癰垢溷雜于飲邪之中爲害其人壯盛有餘之治也非此則不可輕投者也

利津足而水

氣

法莫如渴

不止則是渴

熱尚未全除

故加芒硝之

酸寒以蕩滌

之是有兩層
意註意少混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三兩一
法四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拔又有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而悸者此飲邪瀉浸于上下之證也氣逆則嘔吐氣塞則心下痞。上陽不宣則眩中陽不振則眩也此皆膈間有支飲之水邪也主之半夏加茯苓湯于燥土除水溫中散寒之治倍用淡滌使邪從小便而去治凡飲之大法也不止爲支飲言也。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顛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澤瀉

一兩
一分

猪苓

三分
去皮

茯苓

三分

白朮

三分

桂枝

二分
去皮

右五味爲末白飲服方寸七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按又有瘦人臍下有慄吐涎沫而顛眩。瘦人火盛于內

者多何以反有水邪陽虛氣弱之甚也。臍下慄陰寒

厥逆之氣下伏也。卽欲作奔豚之兆也。吐涎沫陰寒

水濕之氣上逆也。腹膈間上下盡是陰邪而陽令不行甚矣。爲眩爲癇。陰病無疑也。主之以五苓散導水

升陽使陰從小便宣泄而心宇泰然矣。此以治伏留

二飲上則濡首下則濡尾太甚之邪也。此亦似爲支

飲切迫于心者言治法而凡飲邪之盛者俱視此爲

治矣不必拘也。服法又令多服暖水汗出自愈旣開

鬼路復通天門五苓原爲表裏兩治之法也。傷寒論

仲景言之詳矣。

附方

外臺茯苓飲治水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

茯苓

人參

白术各三兩

枳實

二兩

橘皮

二兩半

生姜

四兩

右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溫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按又附外臺茯苓飲註云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蓋爲脾胃虛弱痰飲積聚言治也將有痰飲已有痰飲及痰飲驅逐後善調之計俱可用也乃用君子調元贊化之方也以茯苓淡滲水飲爲君人參白术資補其脾氣生姜扶助其胃陽枳實橘皮行其積聚日三服徐徐調理使胃氣旺而胃陽充飲食日進痰飲日消營衛流通肌體豐潤王道迂徐無近功也豈可淺近哉

欬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東湯主之。

方見上

按欬嗽者因痰飲而欬嗽也。有因外感風寒而欬嗽者。所謂形寒飲冷則傷肺也。此傷風感寒之咳嗽也。有因內傷勞倦而欬嗽者。所謂陰虛內熱火刑肺金也。此虛勞之欬嗽也。于此俱無涉也。仲景命之曰。欬家當為痰飲在內逆氣上衝之欬嗽言也。故其脈必弦無外感家之浮無虛勞家之數但見弦者知有水飲在中爲患也。主之以十東湯使水邪有所折制斯下注而免于上厥也。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

仲景之意宜早治以十東湯

一百日或一歲則難治矣宜十東湯者

治以百日一歲之前

十東湯恐非聖人履霜堅冰之意

總之涵泳白文自明方見上

按又如有支飲家欬而煩胸中痛者水飲久積膈間臟腑之支系壅閉瘀塞血氣不得流通久必他變叢見

疊出不可救藥也。上逆故欬溫上甚爲熱近于心藏故煩氣血格阻故痛此其可驗之外證也不卒死非幸也至一百日或一歲有可死之道也仲景言宜十來湯治之既早邪去正復是起死回生亦貴預計豈懸崖可以

勒馬乎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按又有久欬數歲飲之留伏也久矣證之成患也深矣診之脉弱者久病正虛是其常也久病而邪亦衰是其幸也可以于補正氣中寓逐水飲之法治之徐徐可收功也故曰可治若夫診其脉而實而大而數則正虛而邪方盛欲補其正有妨于邪欲攻其邪有害於正可決其死也然此亦爲治之不如法者言耳苟能遵奉仲景以扶陽益氣爲本以溫中散寒清熱散邪爲斟酌以導水于二便宣水于發汗爲權宜何遽

致于必死乎。再爲諦脈虛者之證。必苦冒。脉虛則氣弱。氣弱而水濕潤雜于中。清陽之氣必不能升。如物掩覆之。所以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之故。顯然矣。仲景又明此治不必問之冒家也。還屬之飲家。飲消而冒除矣。

欬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方見上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胃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桂苓五味甘草湯方

茯苓 四兩

桂枝 四兩
去皮

甘草 三兩
炙

五味子 半升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伤)又爲申明欬逆倚息不得卧用小青龍湯後多唾口燥者辛熱之藥能散發陽氣飛越于外內不和則口燥口燥則多唾也診之寸脉沉尺脉微寸脉沉者支飲有稟養欲去之而不能盡去也上以候上上乃陽分而陰寒之邪踞之如此其牢固上陽不振明矣尺脉微者正陽虛于下而陰寒之氣斯厥逆而上奔也下陽不振又明矣于是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陰寒之僭越上下全無陽令更甚明矣于是手足痺而不仁其面翕熱如醉狀下有陰寒逼越上有假熱浮游竟與少陰下真寒上假熱證無異也其氣既上衝胸咽復下流陰股任其奔驅如入無人之境周身之陽俱不充也又明矣陽不充則氣不化又有陰

寒之邪。痞塞于下。小便必難。清陽之氣。不能升舉。必時復冒。皆陽亡陽盛。肆往來上下爲患也。旣服小青龍。所以得此者。陽散于外。正氣不足以勝邪也。正氣不能勝邪。遂與之固汚于軀殼之內。其邪抗拒不服。反欲逐滅其陽。漸至不返。見此急宜固陽。耑以扶陽逐水。補氣收陰爲法。足以匡小青龍之不逮矣。救小青龍之堤。投而爲之再造。務期陽返于舍也。茯苓渗水。桂枝扶陽。甘草補中。五味收陰。蓋防其上衝外散。須于亡陽奔豚等症。故治法亦歸于扶陽抑陰爲用也。

衝氣卽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姜細辛。以治其欬滿。

苓甘五味姜辛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乾姜

細辛

各三兩

五味子

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按服後如衝氣卽低是陰抑而降矣然降而不卽降反更欬胸滿者有支飲在胸膈留伏爲陰邪衝氣之東道相與結聚肆害不肯遽降心從陽也法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枝之辛而升舉加乾姜細辛之辛而開散則胸膈之陽大振而飲邪自不能存况敢窩隱陰寒上衝之敗類乎雖云以治其欬滿而支飲之邪亦可駁衰矣

欬滿卽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姜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正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胃胃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茯苓桂枝五味甘

草湯去甘草桂枝加細辛乾姜半夏湯主之

桂芩五味甘草去桂加乾姜細辛半夏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細辛

乾姜

各二兩

五味

半夏

各半升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然飲滿得即止矣而更復渴衝氣又復發者何也。何
景自明其理謂以乾姜細辛之熱藥用以治飲熱行
于上焦所以法當渴也此無妨于事飲去則津生津
生則渴止不須周章多事也故法當渴而渴乃不
久其渴反止此又何故蓋飲故也飲去何以復謂之
飲也飲必由胸膈入胃注腸下於小便宣洩也此暫
渴所以謂之飲去也或者支飲一證較他飲證獨深
有不能盡祛之邪所以渴止驗之於法當冒冒者且

扁仲景之治
法也。即聖人
良疾之意也。

必嘔。嘔者支飲不盡降洩。又必逆衝作嘔。致胃也。氣無息。不往來。上下而邪。卽隨之升降一定之理也。主治者見此。餘邪復升而上衝。亦不必更張其治法也。加半夏之辛苦。以開以散。前藥用之。可以收全功矣。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三兩

五味

半升

乾姜

三兩

細辛

三兩

半夏

半升

杏仁

半升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援再有連服前藥。水去嘔止矣。但其人形腫者。又何故形腫者氣浮也。卽支飲中如腫之證也。陽浮弱于外而陰盛凝于裏也。前方加杏仁降氣爲主治。氣降而飲自行。腫自消矣。如腫之證。似四肢之溢飲。而非四肢之溢飲。乃支飲也。溢飲之水在皮膚。支飲如腫之水。在分肉之中。經絡之內也。所以皮膚之水可發汗。而經絡分肉之水不可發汗也。况如腫之證。陽已外浮。陰已內盛。何可重汗之以亡其陽。所以仲景云。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必成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其人脾者。陽不充周也。若逆而治之。其陽愈衰。必成厥逆。逆見陰盛之不宜更弱其陽也。其人血虛者。卽經絡之內之間。隧道空虛也。雖是血虛。究爲氣弱。旣爲氣弱。卽爲陽浮。麻黃發越陽氣。愈無內固之守。何以消飲邪。行氣逆。而爲陰寒內盛之防禦哉。此所以以杏仁降氣。行水于內。而且溫中理脾。不因于麻黃之治。溢飲也。此仲景爲正。陽顧慮者。深切也。

若面熱如醉此爲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黃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二兩

五味

半升

乾姜

三兩

細辛

三兩

半夏

半升

杏仁

半升

大黃

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此條乃陽盛之人而有存飲者有飲不可謂之陽盛然火邪盛亦謂之陽盛以溫生熱耳故可以大黃行

醫若其人面熱如醉此濕熱見于面也面屬胃胃熱上衝熏其面而面赤發熱一定之理也加大黃以利之熱洩而水自全滌矣溫上甚之熱常潤雜飲邪濕熱合而爲痛如脈弦數有寒飲之證是也其法治寒熱雜合以逐水而熱清重則十枣湯丸輕則五苓散是也下有實寒上有浮熱者如多唾口燥而手足厥逆面翕熱如醉狀是也其治法扶陽滲水補中收陰而熱飲桂苓五味甘草等湯

是也。辛熱藥行飲去而胃津亦傷者。胃熱上衝面赤發熱是也。其治法用調胃之藥于前方。胃中濁氣去津液生而熱息。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黃湯是也。飲證爲寒因而成證後不能無所挾之熱明乎。此三者則所挾之熱虛實真假可兼理之無悞矣。仲景自敘用小青龍湯後歷述其變證而隨證以立法。病情無妄用法亦不窮。誠神明在手變化由心者乎。人能由此而骨髓推求盡其情通其變何病不足治乎。惜乎滯碍之意多種宜之知少總由于理不明誠不格而已矣。

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

方見

(按)

仲景又言先嘔後渴者已言之。蓋嘔者水逆而渴者藥行也。乃有先渴後嘔者何如。先渴後嘔則亦水逆也。水停心下阻隔正氣不升則正津不上于胸咽故渴也。渴必飲水得水而愈滋其衝逆所以先渴而

上

嘔家有二非
瘧疾即瘧家
耳故舌附見
而爲兼病

後必嘔也此屬飲家當治其飲不可以爲渴家治其渴也治飲則用辛燥治渴必用寒潤大相矛盾矣可不明其屬於何家而妄理乎主之以小半夏加茯苓湯無非滲水開格溫中散寒爲治也方義已見不復贅矣以上仲景就欬嗽胸滿或嘔或渴言證歷敘其由來至詳矣然不過爲飲家兼見之病治飲而諸患自息余故首言欬嗽不于燥飲凡爲喘滿爲作渴爲嘔吐爲面熱甚至爲手足厥冷爲乾胃煩悸種種難以名言但于飲邪識其端倪則無不可兼理之無難矣明乎此卽痰亦飲家所兼見之證况其他乎仲景此篇卽耑以飲病名篇也可矣